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楚辭章句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脩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王三錫

集部一

楚詞章句　　楚詞類

提要

臣等謹案楚詞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官至侍中事迹具後漢書文苑傳舊本題校書郎中盖據其註是書時所居官也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逺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䰟

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朔七諫嚴忌哀命時王褒九懷及向所
作九歎共為楚詞十六篇是為總集之祖逸
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為十七卷而
各為之注其九思之註洪興祖疑其子延壽
所為然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即有自註事在
逸前謝靈運作山居賦亦自註之安知非用
逸例耶舊說無文未可遽疑為延壽作也隋

振孫書録解題載有古文楚詞釋文一卷其篇第首離騷次九辯九歌天問九章逺遊卜居漁父招隠士招䰟九懐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逈與今本不同興祖據逸九章註中稱皆解於九辯中知古本九辯在前九章在後振孫又引朱子之言據天聖十年陳説之序謂舊本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知今本為説之所改則自宋

已非逸之舊本又黄伯思東觀餘論謂逸註楚詞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則不但篇第非舊併其序亦非舊矣然洪興祖考異於離騷經下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註本確有經字與釋文本不同必謂釋文為舊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說可也逸註雖不甚詳賅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

故李善註文選全用其文涉江以下諸篇註
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縎慮煩寃也哀
悲太息損肺肝也心中結屈如連環也之類
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考證
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
是尤宜表而出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楚辭章句卷一

漢 王逸 撰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

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

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墳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

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胄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

攝提貞于孟陬兮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

惟庚寅吾以降

惟辭也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余我也初始也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禮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所以正形體定志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意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也又重之以修能修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强禦仁能懷遠人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名也辟幽也芷幽而香芳也紉秋蘭以為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蘭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己修身清潔乃取

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

汨余若將弗及兮汨去貌疾若水流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

夕攬中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言己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

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待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

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

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用賢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

何不改乎此度也

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讒之度修先王之德法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

來吾導夫先路

路道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

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固衆芳之所在

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王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

國守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以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

豈維紉夫蕙茝　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故堯有禹皋陶伯夷夏有朱虎伯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效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　耿光也介大也

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稱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

何桀紂之昌被兮　昌被衣不帶貌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　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且也

路幽昧

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忌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諭不敢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我也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余

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刺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惟靈修之故也靈謂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為懷王之故欲自盡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初始初也成平也言猶議也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為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又樹

蕙之百畮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為畦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長也願竢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絶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絶落也哀衆芳之蕪穢言已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絶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循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衆皆競進

而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厭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趣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者也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妒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眾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眾人急於財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貌恐修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修行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留名於後世也朝飲木蘭之

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長顑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根以諭本也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己施行常擥本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謇吾

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倣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所服佩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淬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自沈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也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之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云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絶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為讒人所鞿羈而係

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意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已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怨靈修之浩蕩兮上政迷亂則下怨又行悖惑則子恨靈修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察省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衆臣也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也蛾眉好貌

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用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其曲直也競周容以為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皆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忳鬱邑余侘傺兮忳自念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傺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自念中心鬱悒悵

然佳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溘猶奄也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鷙鳥之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服眾鳥鷹鸇之類以喻忠正也自前世而固然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同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方鑿受圜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用也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

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

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於義我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

回旋也路道也

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回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己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鶴鳴於九皋

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清潔

之服也製芰荷以為衣兮製裁也芰蔆也秦人曰薢茩荷芙蕖也集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雜糅也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忽疾貌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

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衆也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素蘊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女嬃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余申申重也余我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鯀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鯀堯臣也帝嚳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婞狠也終然殀乎

羽之野鯀死曰殀言堯使鯀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鯀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判獨離而不服判別也女嬃言眾人皆佩薋菉枲已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庭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棄也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己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世並舉而好朋兮朋黨也夫何煢獨而不余聽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余

我也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依前

聖以節中兮節度喟憑心而歷茲喟嘆貌也歷數也茲此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此詞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濟渡也沅湘水名也征行也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啟九辯與九歌兮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娛

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田獵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國亂流其鮮終兮鮮少也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澆身被於強圉兮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

縱欲殺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日康娛以自忘兮康安也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為殷湯所誅滅后辛之菹醢兮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為武王所誅滅藏菜曰菹肉醬曰醢殷宗用之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仗黄鉞行天罰殷宗遂絶不得長久也湯禹儼而祗敬兮儼畏也祗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

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修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私為阿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瞻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後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古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阽余身而危死節兮阽猶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危行身將死亡尚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枘所以充鑿也固前修以葅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辠過而身殆矣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葅醢龍逢梅伯等人是也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或曰曾重歔欷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葅醢之世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愞也霑余襟之浪浪

露濡也衣前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己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涕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 敷有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朝於蒼梧也

耿吾既得此中正 耿明也言己上覩禹湯文王修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逄比干執履忠正身以菹醢乃長跪而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

駟玉虬以乘鷖兮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凰鳳類也以為車飾

溘埃風余上征 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 軔搘輪木也蒼梧舜之所葬也

夕余至乎縣圃 縣圃神山

也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也

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門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

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

望崦嵫而未迫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不用欲令日御案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相迫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路漫漫其修遠兮修長

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浴處也

揔余轡乎

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高大也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能制也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飛廉風伯神名也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也鸞皇為余前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也雷

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為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也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合也率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鳥往來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夫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紛總總其離合兮紛盛多貌總總猶傳傳聚貌也斑陸離其上下斑亂貌陸離紛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沓沓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也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

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闇昧貌罷極也結幽蘭以延佇言時世闇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妒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也在崑崙之上緤馬繫馬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已修清白之行不懈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是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已同心舊說高

丘楚地名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己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下女之可詒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雷師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吾令蹇修以為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為謀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

難遷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而敗之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絶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

朝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居簡曰驕侮慢曰傲

日康娛以淫遊康寧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有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其事君來違去相棄而更求賢良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望瑤臺

之偃蹇兮石次玉名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也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皇帝生賢子以諭真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建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鴆為媒兮鴆運目也毒可殺人以諭讒賊也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性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鳳皇既受詒兮

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娀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用以自適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人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有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理弱而媒拙兮弱劣也拙鈍也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故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也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王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宫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何况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索藑茅以筳篿兮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凶吉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也

世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惑亂貌

孰云察余之善惡

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人君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黨鄉黨也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

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一名水臺

謂

幽蘭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賢良而不肯近之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謂申椒其不芳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中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降下也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也糈精米所以享神也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

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已之志也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也求榘矱之所同榘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已合法度者因俱同志共為治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匹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

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遭遇於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也

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

甯戚之謳歌兮甯戚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甯戚方飯牛叩角而高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

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時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鵜鴂之先鳴兮鵜鴂一名鷶鶬常以春分日鳴也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諭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盛貌

衆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諒信

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其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

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荃蕙皆美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信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委棄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俗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椒專佞以慢慆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榝又欲充夫佩幃榝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面從其志又欲援引不肖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耶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歷進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

菲菲而難虧兮虧歇芬至今猶未沬沬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也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精瓊爢以為粻精鑿也爢屑也粻糧也詩云乃裹餱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持以為糧食飯飲香潔冀以延年壽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

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邅吾道夫崑崙兮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路修遠以周流言已離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其同志也揚雲霓之晻藹兮揚披也晻藹猶蓊鬱蔭貌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以玉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蓊藹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承旂

兮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為旂也高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離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麾蛟龍以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蟲以蛟龍為橋乘以渡水佀穆王之越海駕黿鼉以為梁也詔西皇使涉余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遠莫能及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齊玉軑而並馳軑錮也車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飛貌載雲旗之委蛇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委委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於萬物也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

舜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媮樂而已也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悲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下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總括一言以明所起之意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哉者絶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闚其戶閴其無人屈原言已矣哉我

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其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删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

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諌下以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
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
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
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
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
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
五卷闕而不説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

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

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絶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强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

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

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刋滅者也

楚辭章句卷一

楚辭章句卷二

漢 王逸 撰

九歌章句第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

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吉日兮辰良日為甲乙辰為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撫長劒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徳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

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云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劒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糺鏘鳴兮琳琅糺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劒佩衆多糺錯而鳴其聲琳琅也

瑤席兮玉瑱

瑤石之次玉者也詩云報之以瓊瑤

盍將把兮瓊芳

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

蕙肴蒸兮蘭藉

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

奠桂酒兮椒漿

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揚枹兮拊鼓

揚舉也拊擊也

疏緩節兮安歌

疏希也言肴膳酒漿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意也

陳竽瑟兮浩倡

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竽

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恵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靈連蜷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

爛昭昭兮未央

爛光貌也昭昭明也未央未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

蹇將憺兮壽宮

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也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

聊翺遊兮周章

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

美有光大也

猋遠舉兮雲中

猋去疾皃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

覽冀州兮有餘

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

橫四海兮焉窮

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

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神也

極勞心兮𢣷𢣷

𢣷𢣷憂心皃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極勞而𢣷𢣷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大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嘆喟心每𢣷𢣷而不能已也

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羣鳥所集魚鼈所聚上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吾乘兮桂舟沛行貌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湘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舡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蓀橈兮蘭旌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泄憂思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已還也揚靈兮未極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須屈原姊也

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而責數之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橫流涕兮潺湲

潺湲流貌屈原感女須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

隱思君兮陫側

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

桂櫂兮蘭枻

櫂楫也枻船旁板也

斲冰兮積雪

斲斫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楫斲斫冰凍紛然委積而似雪言已勤勞也

采薜荔兮水中

薜荔香草緣木而生

搴芙蓉兮木末

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之也

心不同兮媒勞

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諭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

恩不甚兮輕絕

言人

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也

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

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觀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

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已也

鼂騁騖兮江皋鼂以諭盛明也澤曲曰皋言已願及鼂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

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野也

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為次也

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

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同為伍也

捐余玦兮江中

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

遺余佩兮澧浦

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亦有還意

采芳洲兮杜若

芳洲香草藂生水中之處

將以遺兮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以諭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

時不可兮再得

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

聊逍遙兮容與

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年老矣不遇於時聊自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余眇眇好貌也余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絶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也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登白薠兮騁望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與佳期兮夕張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幃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鳥何萃兮薠中萃聚罾何為兮木上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

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昇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慌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麋何為兮庭中麋獸名似鹿也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也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外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

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與湘夫人有命名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匊芳椒兮盈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蘭橑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橑也辛夷楣兮藥房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藥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言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櫋兮既張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白玉兮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疏石蘭兮為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遺濁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

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隣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疑繽兮並迎九疑山名舜所葬也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繽然來也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遺余褋兮澧浦褋襜襦也屈原設託湘夫人比隣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褋身而行將適九夷也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其修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數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令飄風兮先驅迴風為飄使凍雨兮灑塵暴雨為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拭路也君迴翔兮以下迴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踰空桑兮從女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冤結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紛總總兮九州總總眾貌何壽夭兮在予予謂司命也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眾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復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御陰陽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吾與君兮

齋速 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 道帝之兮九阬 言已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尊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與得陳已情也 靈衣兮披披 披披長貌 玉佩兮陸離 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披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 壹陰兮壹陽 陰晦也陽明也 衆莫知兮余所為 屈原言已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 折疏麻兮瑤華 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 將以遺兮離居 離居謂隱者也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 老冉冉兮既極 極窮 不寖近兮愈疏 寖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 乘龍兮轔轔 轔轔車聲詩云有車轔轔 高駝兮沖天

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也抗志高行沖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挫撓也

結桂枝兮延佇延長也佇立也詩曰佇立以泣羌愈思兮愁人言已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愈念楚國愁且思也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虧歇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富貧者是天祿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

大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空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

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兮自有美子夫人謂萬民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望成為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詞其志難知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回風載雲旗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樂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荷衣兮

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常值也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女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也臨風怳兮浩歌怳失意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旌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劍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劒以誅絶凶惡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祐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

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照吾檻兮扶桑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髙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余謂日也夜皎皎兮既明言日既歷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駕龍輈兮乘雷輈車轅也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為旌旗委蛇而長長太息兮

將上心低佪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居也羌色聲兮娛人娛樂觀者憺兮忘歸憺安也言日色光明照燿四方之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縆瑟兮交鼓縆急張弦也交鼓對擊鼓也簫鐘兮瑤簴鳴䶵兮吹竽䶵竽樂器名也言已顧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䶵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也思靈保兮賢姱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已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翾飛兮翠曾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展詩兮會舞展舒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靈之來兮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日出東

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

舉長矢兮射天狼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

操余弧兮反淪降

言日誅惡已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

援北斗兮酌桂漿

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

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

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大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磐鬲津也

衝風起兮水橫波

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為友俱遊

九河之中想象神祇反遇隨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戲遊也登崑崙兮四望崑崙山河源所從出心飛揚兮浩蕩浩蕩志放貌也言己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山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登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惟極浦兮寤懷寤覺也懷思也言己心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泊所居以魚鱗蓋屋堂朱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靈何為兮水中言河泊之屋偉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乘白黿兮逐文魚大鼈為黿魚屬

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黿又從鯉魚也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久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汚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子交手兮東行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送美人兮南浦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已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媵送也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鱗侍從而送我也

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兔絲

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笑容美目盻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以故來見其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大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蘅皆香草也

折芳馨兮遺所思

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

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與和也留靈修兮憺忘歸靈修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懐王冀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當復令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怨

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與己謀議也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人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

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車錯轂兮短兵接（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旌蔽日兮敵若雲（言兵士競路旌旗蔽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矢交墜兮士爭先（墜墮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墮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凌余陣兮躐余行（凌犯也躐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也車踐躐我行伍也）左驂殪兮右刃傷（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瘡也）霾兩輪兮縶四馬（縶絆也詩曰縶之維

之言己馬雖死傷更羅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

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愈自厲怒執氣益盛

天時墜兮威靈怒墜落也言己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

嚴殺盡兮棄原壄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鬬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

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野之中去家道甚遠也

帶長劒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劒持弓示不舍武也

首雖離兮心不懲懲畏也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畏也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

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國殤

盛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具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傳芭兮代舞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也姱女倡兮容與姱好貌也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

楚辭章句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楚辭章句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王三錫

楚辭章句卷三

漢 王逸 撰

天問章句第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

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叙云爾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

此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而知之也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象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

圜則

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言此天有九重誰功力始作之耶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東方皡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言天地廣大隅隈眾多寧有知其數乎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言日月眾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

蒙水之涯也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調則厲鬼興此二者當何所在乎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汨治也鴻鴻水也師眾也尚舉也言鮌才不任治洪水眾人何以舉之乎僉荅何憂何不課而

行之僉眾也課試也言眾人舉鮌治水堯知其不能眾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鴟龜曳銜

鮌何聽焉言鮌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鮌何復能不聽之乎順

欲成功帝何刑焉帝謂堯也言鮌設能順眾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永

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鮌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禹鮌子也言鮌愚狠腹而生禹禹少見其所為何以能變化而咸聖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鮌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言禹何能繼續鮌業而謀慮不同也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地方九

則何以墳之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鮌何所營禹何所成言鮌治洪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洿錯廁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廁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東西南北其修孰多修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南北順橢其衍幾何衍廣大也言南北橢長其廣差幾何乎崑崙

縣圃其凥安在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西北闢啓何氣通焉言天西北之門獨常闢啓豈元氣之所通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羲和日御也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温也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温而夏寒者乎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雄虺

九首儵忽焉在（虺蛇別名也儵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嵎之山也）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九交道曰衢言寧有蓱草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物乎）靈蛇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鯪魚何所䰠堆焉處（鯪魚鯉也一云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䰠堆奇獸也）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言禹引治水道娶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妻之道於台桑之地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胡為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益禹賢臣也作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以伐之也

皆歸射鞫而無害

厥躬射行也鞠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並得長無害於其身也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代益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播種百穀故思歸啓也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備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墬勤勞也屠裂剝也言禹腷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墬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弒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羿弒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

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循道德而挾弓射韝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阻險也窮窘也越度也言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

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 活生也鮌死後化為黃熊入於

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

咸皆也秬黍黑黍也雚草名也營為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為良田也

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

疾病也修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鮌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鮌惡長滿天下也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

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懼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陰陽則死也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

室中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撰體協脅鹿何以膺之 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山乎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 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

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女歧縫

裳而館同爰止女岐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獨何以厚待之乎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桀夏亡王也蒙山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鱞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鱞言舜為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鱞也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告

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萌在初何所意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意也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石次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登立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也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舜服厥弟終然為害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窴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獲得也迄至也言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

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泰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簡狄帝嚳之妃

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修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生也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已何以懷來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

國之原何所從出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得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昏微循迹有狄不寧昏闇也循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婬泆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言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眩弟並淫危害厥兄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淫泆之惡欲其危害舜也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

舜治廪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窴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有莘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反居無幾何臼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湯出重泉夫何罪尤重泉地名也夏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不審也

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云惟師尚父時維鷹揚也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

旦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嘆而美之也

授殷

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鳬藻讙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逝不還也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梅貪也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

之欲以懷來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環旋也言王者當修道德來四方務王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請而告之龍下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用以為后惑而愛之遂為犬戎所殺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

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户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恒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惑如已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用諂讒之人也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稷維元子帝何篤之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

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

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投棄也燠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

馮大也挾持也言后稷長大持大强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大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

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徹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徙以為天下大社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

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

殷有

惑婦何所譏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言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受賜茲醢西伯上告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上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師望在肆昌何志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

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也

載尸集戰何所急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伯長也林君也謂言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

而自殺也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寃感天又譏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愼而戒懼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者既已脩行禮義受天之命而王有天下矣又何為至使他姓代之乎初湯臣摯後玆承輔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勳闔夢生少離散亡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恐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勳也何壯

武厲能流厥嚴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彭鏗斟雉帝何饗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中央共牧后何怒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蠭蛾微命力何固言蠭蛾有蜇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蜇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驚女采薇鹿何祐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也北至回水萃何喜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兄有噬犬弟何欲兄謂秦伯也噬

犬䜭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䜭犬弟鍼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禄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禄也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厥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伏匿穴處爰何云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荆勳作師夫何長先荆楚也師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長久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吳光爭國久余

是勝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大勝我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又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鬬穀謂虎為於菟故名鬬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吾告堵敖以不長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告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

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决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班孟堅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蜕

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
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
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
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
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

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

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

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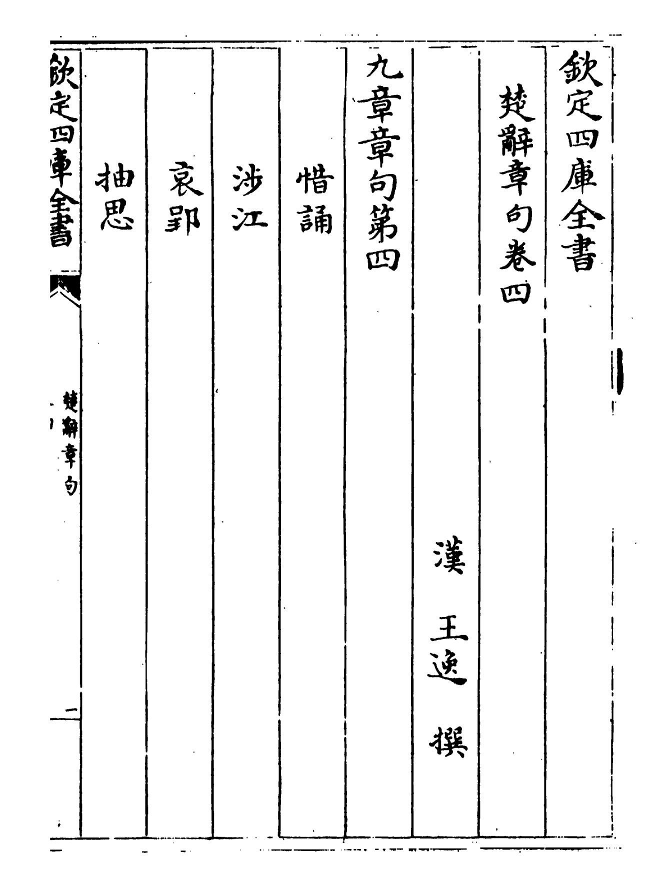
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

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

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

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楚辭章句卷三



楚辭章句卷四

漢 王逸 撰

九章章句第四

欽定四庫全書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

其詞以相傳焉

惜誦以致愍兮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己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已疲病而不忘發憤以抒情憤懣也抒渫也言己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渫己情思風諫君也所非忠而言之兮言己所陳忠信之道先慮於心合於仁義乃敢為君言之也指蒼天以為正春日蒼天正平也設君謂己作言非邪頗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察無所阿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故指之以為誓也令五帝以折中兮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謂太皥南方為炎帝西方為少皥北方為顓頊中央為黃帝折猶分也言己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戒六神與嚮服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尚書禋于六宗嚮對服事也言願令六宗

之神對聽已言事可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俾使也御侍也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已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使御知已忠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羣衆也贅肬過也言竭盡忠信以事君若人有贅肬之病與衆别異以得罪謫也忘儇媚以背衆兮儇佞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已修行正直忘為佞佞媚之行違衆而見憎惡也待明君其知之須賢明之君則知已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秦繆公舉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言與行其可迹兮出口為言所履為迹情與貌其不變志願為情顏色為貌變易也言已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内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

兮言相臣下忠之與佞在君知之明也所以證之而不遠證驗也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言我所以執修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反於身也夫君安則已安君危則已危也羌衆人之所仇羌然辭也怨耦曰仇言在位之臣營私為家已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衆人所仇怨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兆衆也百萬為兆交怨曰讐言己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於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趣為所怨讐欲殺己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保知也言己專壹忠信以事於君雖為衆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疾親君而無他兮疾惡有招禍之道招召也言己疾惡讒佞欲親近君側衆人恚欲來害己有招禍之道將遇

咎也思君其莫我忠兮言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無若己欲盡忠信之節也忽忘身之賤貧言己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而不貳兮貳二迷不知寵之門迷惑也言己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寵遇之門戶當何由之也忠何罪以遇罰兮罰刑亦非余心之所志言己履行忠直無有罪過而遇放逐放逐亦非我本心宿志所望於君也行不羣以巔越兮巔殞越墜又衆兆之所咍咍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言己行度不合於俗身以巔墜又為人之所笑也或曰衆兆之所異言己被放而巔越者行與衆殊異也紛逢尤以離謗兮紛亂貌也尤過也謇不可釋謇辭也釋解也言己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情沈抑而不達兮沈沒也抑按也

又蔽而莫之白言己懷忠貞之情沈沒冒聽不得白達左右壅蔽無肯白達己心也心鬱邑余侘傺兮鬱邑愁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爲侘傺也又莫察余之中情言己懷忠不達心中鬱悒惆悵住立失我本志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願陳志而無路願思也路道也言己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無道路也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言己放弃所在幽遠衆無知己情也申侘傺之煩惑兮申重也言衆人無知己之情思念君惑亂故重侘傺悵然失意中悶瞀之忳忳悶煩也瞀亂也忳忳憂貌也言己憂心煩悶忳忳然無所舒也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

杭杭度也詩云一葦杭之吾使厲神占之兮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膺而踊也曰有志極而無旁旁輔也言厲神為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兮言已行忠直身終危殆與衆人異之故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恃怙也言君誠可思念為竭忠謀顧不可恃能實任已與不也故衆口其鑠金兮鑠銷也言衆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為銷鑠以喻讒言多使君亂惑也初若是而逢殆殆危也言已志行忠信正直性若金石故為讒人所危殆懲於羹者而吹韲兮言人有歠羹而中熱心中懲之見韲則恐而吹之易改移也獨已執守忠直終不可移也何不變此之志也何不改忠直之節隨從吹韲之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

釋置也登上也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欲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自通也猶有曩之態也曩鄉也言欲使已變節而從俗猶鄉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已所不能履行衆駭遠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伴侶也言已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已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也同極而異路兮路道也言衆人同欲極志事君顧忠佞之行異道殊趨也又何以為此援也援引也言忠佞之志不相援引而同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好愛也申生晉獻公太子體性慈孝獻公娶後妻驪姬生子奚齊立為太子因誣申生使祭其母於曲沃歸胙於獻公驪姬於酒肉內置鴆其中因言曰胙從外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犬皆斃姬乃泣曰賊由太子於是申生遂自殺故曰父信讒而不愛也行婞

直而不豫兮婞狠也豫厭也鮌功用而不就鮌堯臣也婞狠勁直也言鮌行婞直自恣自用不知厭足故殛之羽山治水功以不成也屈原履行忠直終不回曲猶鮌婞狠終獲罪罰也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始吾聞為若建立忠策必為讒佞所怨忽過之耳以為不然今而後信也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病原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為忠直之害也矰弋機而在上兮矰繳射也矢也弋亦射也論語曰弋不射宿罻羅張而在下罻羅鳥網也言上有罥繳弋射之機下有張施罻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多百姓動觸刑罪也設張辟以娛君兮辟法也娛樂也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佞人復更設張峻法以娛樂君欲側身竄首無所

蔽匿也欲儃佪以干傺兮儃佪猶低佪也干求也傺住也言已意欲低佪留待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悵然立住恐重患而離尤尤過也言已欲求君之善意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罔無也言已欲遠去事它國君又誣罔言汝何之也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言已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堅於石不忍為也背膺牉合以交痛兮膺胷也牉分也心鬱結而紆軫紆曲也軫隱也言不忍變心矯行則憂思鬱結胷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擣木蘭以矯蕙兮矯猶糅也鑿申椒以為糧申重也言已雖被放逐而棄居於小澤猶重鑿蘭蕙和糅衆芳為糧食飲有節修善不倦也播江離與滋菊兮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滋蒔也願

春日以為糗芳糗精也言己乃種江蘺蒔香菊采之為糧以供春日之食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情志也質性也故重著以自明言我修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己之情故復重深陳飲食清芬以自著明也矯茲媚以私處兮矯舉也茲此也願曾思而遠身曾重也言己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也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言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長鋏劒名也其所握長劒楚人名曰長鋏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劒戴崔嵬之冠其高也

切青雲也被明月兮珮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言背被明月之珠要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也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濁貪也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駕青虯兮驂白螭虯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言已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耀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疾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無知我賢也旦余濟乎江湘旦明也濟渡也言已放棄以明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乘鄂

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秋冬之緒風欸嘆也緒餘也言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嘆中心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山皋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於草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船有牕牖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言己始去乘牕舲之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凝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回流使己疑惑有還意也朝發枉陼兮枉陼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也言己乃從枉陼宿辰陽自傷去國益遠或曰枉曲也陼沚也辰

時也陽明也去枉曲之俗而趨時明之鄉也苟余心之端直兮苟誠也雖僻遠之何傷僻左也言我惟行正道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

入漵浦余儃佪兮漵浦水名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也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茂盛乃猨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言險阻危傾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溼泥濘也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之盛寒雲霏霏而承宇室屋沉沒興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興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賢人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哀

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爵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徃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身困窮也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于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劒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殃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斲朝涉劉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害如比干子胥者多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鸞鳳俊鳥也有聖德君則來無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露暴也申重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腥臊臭也御用也薄附也言不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逐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兮

陰臣也陽君也言楚王惑蔽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不過明時而當暗世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言已懷忠信不合於衆故悵然住立忽忘居止將遂遠行之他方也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言德美大稱皇天以與君何百姓之震愆震動也愆過也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大傷人君不純一其政則百姓震動以觸罪也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仲春二月也判德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已正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遵循也江夏水名也言已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期也出國門而軫懷兮軫痛也懷

思也

甲之鼂吾以行 甲日也鼂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剌君不聰明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 言已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時

楫齊揚以容與兮 楫船櫂齊同也揚舉也

哀見君而不再得 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楫櫂低佪容與咸有還意自傷卒去而不得再事於君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 長楸大梓

涕淫淫其若霰 淫淫流貌也言已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

過夏首而西浮兮 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為浮也

顧龍門而不見 龍門楚東門也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之口望楚東門蔽而不見自傷日以遠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 嬋媛猶牽引也

眇不知其所蹠 眇遠也蹠

踐也言已顧視龍門不見則心中牽引而痛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踐也順風波以從流兮

焉洋洋而為客洋洋無所歸也言已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淩

陽侯之氾濫兮淩乘也陽侯大波之神忽翶翔之焉薄薄止也言已遂復乘

大波而遊忽然無所止薄心絓結而不解兮絓懸思蹇產而不釋蹇産詰屈

也言已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懸結思念詰屈而不可解釋也將運舟而下浮兮運回

也舟船也上洞庭而下江言已憂思身不能安處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

先祖之宅舍也今逍遥而來東遂行遊戲涉江湖也羌靈魂之欲歸兮精神

夢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倚住顧望常欲去也背夏浦而西思兮背水

（嚮家念親舊也）哀故都之日遠（遠離郢都何逡逡也）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宮闕與廊廟也水中高者為墳詩云遵彼汝墳）聊以舒吾憂心（且展我情渫憂思也）哀州土之平樂兮（閔惜鄉邑之饒富也）悲江介之遺風（遠涉大川民俗異也）當陵陽之焉至兮（意欲騰馳道安極也）淼南渡之焉如（淼蒼顧望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夏大殿也丘墟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懷王信用讒佞國將危亡曾不知其所居宮殿當為墟也）孰兩東門之可蕪（孰誰蕪逋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耶何使逋廢而無路）心不怡之長久兮（怡樂貌也）憂與愁其相接（接續也言己念楚國將墟心常含戚憂愁相續無有解也）惟郢路之遼遠兮（楚道遼遠山谷隘也）江與夏

之不可涉 分陽雨水無以渡也 忽若去不信兮 始從細微遂見疑也 至今九年而不復 放且九歲君不覺也 慘鬱鬱而不開兮 中心憂悶慮閉塞也 蹇侘傺而含慼 悵然住立內結毒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 汋約好貌 諶荏弱而難持 諶誠也言佞人承君歡顏好其諂言令之汋約然小人誠難扶持之也 忠湛湛而願進兮 湛湛重厚貌也 妬被離而鄣之 言己心性重厚而欲願進讒人妬害加被離析鄣而蔽之 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 惡也 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此皆解於九辯之中 亂曰曼余目

以流觀兮曼曼猶曼曼遠貌冀壹反之何時言已放遠目以曼曼周流觀視意想一還如當何時也鳥飛反故鄉兮思故巢也狐死必首丘念舊居也信非吾辠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獲過也何日夜而忘之晝夜念君不遠離也

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哀憤結縎慮煩冤也獨永歎乎增傷哀悲太息損肺肝也思蹇產之不釋兮心中詰屈如連環也曼遭夜之方長憂不能眠時難曉也悲夫秋風之動容兮風為政令動搖也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何回極之浮浮回邪也極中也浮浮行貌言懷王為回邪之政不合道也則其化流行羣

下皆敗也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數紀也蓀香草也以喻君懮懮痛
貌也言惟思君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辜受罰故我心懮懮而傷痛也願搖起而橫犇兮
言己見君妄怒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奔走覽民尤以自鎮尤過也鎮止也言己覽觀衆民
多無過惡而被刑非獨己身故自鎮止而慰己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結續妙思作辭賦也
矯以遺夫美人舉與懷王使覽照也昔君與我成言兮始君與己謀政務也
曰黄昏以為期旦待日沒閒靜時也羌中道而回畔兮信用讒人更狐疑也
反既有此他志謂己不忠遂外疎也憍吾以其美好兮握持寶玩以侮余也
覽余以其脩姱陳列好色以示我也與余言而不信兮外若親己內懷詐也

蓋為余而造怒（責其非職語橫暴也）願承間而自察兮（思待清宴自解說也）心震悼而不敢（志恐動悸心中怛也）悲夷猶而冀進兮（意懷猶豫幸拔擢也）心怛傷之憺憺（肝胆剖破血凝滯也）茲歷情以陳辭兮（發此憤思列謀謨也）蓀詳聾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固切人之不媚兮（琢磋羣佞具憎惡也）衆果以我為患（謂說比已於句戟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豈不至今其庸亡（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何毒藥之謇謇兮（忠信不美如毒藥也）願蓀美之可完（想君德化可與復也）望三五以為像兮（三王五伯可修法也）指彭咸以為儀（先賢清白我式之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盡心修善

獲官爵也故遠聞而難虧功名流布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兮才德仁義從己出也名不可以虛作愚欲強智不能及也孰無施而有報兮誰不自施德而蒙福孰不實而有穫空穗滿田無所得也以言上不施惠則下不竭其力君不履信誠則臣下偽哉也少歌曰小唫謳謠以樂志也與美人抽怨兮為君陳道拔恨意也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晝夜謬也憍吾以其美好兮示我爵位及財賄也敖朕辭而不聽慢我之言而不采聽也倡曰起唱發聲造新曲也有鳥自南兮屈原自喻生楚國也來集漢北雖易水土而志不革也好姱佳麗兮容貌說美有俊德也牉獨處此異域背離鄉黨居他邑也既惸獨而不羣兮行與衆異身孤特也

又無良媒在其側左右嫉妒莫銜鸞也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中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瞻仰高景愁悲泣也臨流水而太息顧念舊故思親戚也望孟夏之短夜兮四月之末陰盡極也何晦明之若歲憂不能寐常倚立也惟郢路之遼遠兮隔以江湖幽僻側也魂一夕而九逝精魂夜歸幾滿十也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忽往忽來行極疾也南指月與列星參差轉運相遞代也願徑逝而不得兮意欲直還君不納也魂識路之營營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識路知道路也何靈魂之信直兮質性忠正不枉曲也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我志清白衆泥濁也理弱而媒不通兮知反劣弱又鄙朴也

尚不知余之從容未照我志之所欲也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湍亦瀨也逆流而上曰泝潭淵也楚人名淵曰潭言已思得君命緣湍瀨之流上泝江淵而歸郢也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狂猶遑也娛樂也君不肯還已明復遑走南行幽藏山谷以娛已之本志也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軫方也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崴嵬崔嵬高貌也言已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行度空高我常願之也超回忘度行隱進兮超越也言已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忘其法度隱行忠信日以進也佂佪夷猶宿北姑兮夷猶猶豫也北姑地名言所以低佪猶豫宿北姑者冀君覺寤而還已也煩寃瞀容實沛徂兮瞀亂也實是也徂去也言已憂愁思念煩寃容貌憒亂誠欲隨水沛然而流去也愁歎苦神靈遥

思兮愁歎苦神者思舊鄉而神勞也靈遥思者神遠思也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路遠處幽者道遠處僻也無行媒者無紹介也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道思者中道作頌以舒怫鬱之念救傷懷之心也憂心不遂不達也誰告者無所告愬也

抽思

陶陶孟夏兮陶陶盛陽貌也孟夏四月也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自傷不蒙君恵而獨放棄不若草木也傷懷永哀兮懷思也永長也汩徂南土汩行貌徂往也言已見草木盛長已獨汩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

悲思也眴兮杳杳眴視貌也杳杳深冥貌也孔靜幽默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默默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軫兮紆曲也軫痛也離慜而長鞠慜痛也鞠窮也言已愁思心中鬱結紆曲而痛身疾病長困窮若恐不能自全也撫情効志兮撫循也効猶覈也俛屈以自抑抑按也言已多病長窮恐遂顛沛內撫已情意考覈心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刓方以為圜兮刓削常度未替度法也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以言讒人譖逐放已欲使改行亦終守正而不易也易初本迪兮本常也迪道也君子所鄙鄙恥也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為也章畫志墨兮章明也志念也前圖未改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

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倕不斲兮倕堯巧工也斲斫也孰察其撥正察知也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斲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以言君子不居爵位衆亦莫知其賢能也玄文處幽兮玄墨也幽冥也矇瞍謂之不章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工章明也言持玄墨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矇瞍以為不明也言持賢知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為不賢也離婁微睇兮離婁古明目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睇眄之也瞽以為無明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言離婁明目無有不見微有所睇盲人輕之以為無明也言賢者遭困厄俗人侮之以為癡也變白而為黑兮世以

濁為清也倒上以為下俗人以愚為賢也鳳皇在笯兮笯籠落也雞鶩翔舞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同糅玉石兮賢愚雜廁一槩而相量忠佞不異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莫照我之善意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陷沒也濟成也言己才力盛壯可任重載而身放棄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懷瑾握瑜兮在衣為懷在手為握瑾瑜皆美玉也窮不得所示示語也言己懷持美玉之德遺世闇惑不別美惡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言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羣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也非俊疑傑兮千人才為俊一國高者為傑也固庸態也庸廝賤之人也言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

也何者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為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文質疏内兮衆不知余之異采采文采也言已能文能質內以疏達衆人不知我有異藝之文采也材朴委積兮條直為材壯大為朴也莫知余之所有言材木委積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國民衆多非明君則不知我之有能也重仁襲義兮重累也襲仍也謹厚以為豐謹善也豐大也言衆人雖不同已猶復重累仁德及興禮義修行謹善以自廣大也重華不可遻兮遻逢孰知余之從容從容舉動也言聖辟重華不可逢遇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也古固有不並兮並俱豈知其故也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事君必相尅害故曰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慕思也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

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懲違改忿兮懲止也忿恨也抑心而自強
抑按也言已知禹湯不可得則止已留連之心改其忿恨按慰已心以自勉強也離慜而不遷
兮慜病也遷即徙也願志之有像像法也言已自勉修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願志行流於後
世為人所法也進路北次兮路道也次舍也日昧昧其將暮昧冥也言已思念楚
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止與遂還歸曰又將暮不可去也舒憂娛哀兮娛樂限之
以大故限度也大故死亡也言已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愁自度以死亡而已終無
他志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浩浩廣大貌也汨流也言浩浩廣大乎沅湘之
水分汨而流將歸乎海傷已放棄獨無所歸也脩路幽蔽兮道遠忽兮脩長也言雖在

湖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遠且久長也

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

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茕獨行無有雙匹也

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伯樂善相馬也程量也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亦無所施其智能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錯安也言萬民稟受天命生而各有所錯安其志或安於忠信或安於詐偽其性不同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言已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何懼乎謂威不能動法不能恐也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爰於也喟息也言已所以重傷於是歎息自恨懷道不得施用也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謂猶說也言已遭遇

亂世衆人不知我賢亦不可戶告人說也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讓辭也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仗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也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告語也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言已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為法度也

懷沙

思美人兮言己憂思念懷王也擥涕而竚眙竚立悲哀涕交橫也媒絕路阻兮黨友隔絕道壞崩也言不可結而詒秘密之語難傳誦也蹇蹇之煩冤兮忠謀盤紆氣盈胷也滔滯而不發言辭鬱結不得揚也申旦以舒中情兮誠欲日日陳己心也志沉菀而莫達思念沉積不得通也願寄言於浮雲兮思託

要諆於神雲也遇豐隆而不將雲師徑逝不我聽也因歸鳥而致辭兮思附鴻雁達中情也羌迅高而難當飛集山林道徑異也高辛之靈盛兮帝嚳之德茂神靈也遭玄鳥而致詒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合神靈之祥知而生契於是性有賢仁為堯三公屈原亦得天地正氣而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欲變節以從俗兮念改忠值隨讒佞也媿易初而屈志慙恥本行中回傾也獨歷年而離愍兮修德累歲身疲病也羌馮心猶未化憤懣守節不易性也寧隱閔而壽考兮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何變易之可為心不改更死中正也知前轍之不遂兮比干子胥蒙禍患也未改此度執心不回志不困也車既覆而馬顛兮君國傾側任小

人也車以喻君馬以喻臣言車覆者國君危也馬顛仆者所任非人蹇獨懷此異路遭逢艱難思忠臣也勒騏驥而更駕兮舉用才德任俊賢也造父為我操之御民以道須明君也遷逡次而勿驅兮使臣以禮得中和也聊假日以須時朞月考功知德化也指嶓冢之西隈兮澤流山野被流沙也嶓冢山名也尚書曰嶓冢導漾也與纁黃以為期待閒靜時與賢謀也纁黃蓋昏時開春發歲兮泰陽施惠養百姓也白日出之悠悠君政溫仁體光明也吾將蕩志而愉樂兮滌我憂愁弘佚豫也遵江夏以娛憂循兩水涯以娛志也擥大薄之芳茝兮欲援芳茝以為佩也搴長洲之宿莽采取香草用飾已也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惜吾不及古

人兮 生後殷湯周文王也 吾誰與玩此芳草 誰與竭節盡忠厚也 解萹薄與雜菜兮 萹萹畜也雜菜雜香之菜 備以為交佩 交合也言已解折萹畜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彌盛也 佩繽紛以繚轉兮 德行純美能絕異也 遂萎絕而離異 終以放斥而見疑也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 聊以遊戲樂所志也 觀南人之變態 覽察楚俗易改化也 竊快中心兮 私懷僥倖而欣喜也 揚厥憑而不竢 思舒憤懑無所待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 正直溫仁德茂盛也 羌芳華自中出 生含天姿不外受也 紛郁郁其遠承兮 法度文辭行四海也 滿內而外揚 修善於身名譽起也 情與質信可保兮 言行相副無表裏也 羌居蔽而聞章 雖在山澤

名宣布也令薜荔而為理兮意欲升高事貴戚也憚舉趾而緣木憚難也誠難抗足屈跷蹈也因芙蓉而為媒兮意欲下求從風俗也憚褰裳而濡足又恐汙泥被垢濁也登髙吾不説兮事上得位我不好也入下吾不能隨俗榮顯非所樂也固朕形之不服兮我性婞直不屈撓也然容與而狐疑徘徊進退觀衆意也廣遂前畫兮恢廓仁義孔聖道也未改此度也心終不變内自守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受禄當窮身勞苦也願及白日之未莫思得進用未年老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曽信兮 先時見任身親近也 受命詔以昭時 君告屈原明典文也

奉先功以照下兮 承宣祖業以示民也 明法度之嫌疑 草創憲度定衆難也

國富強而法立兮 楚以熾盛無盜姦也 屬貞臣而日娭 委政忠良而遊息也

祕密事之載心兮 天災地變乃存念也 雖過失猶弗治 臣有過差猶赦寛也

心純厖而不泄兮 素性敦厚慎語言也 遭讒人而嫉之 遭遇靳尚及上官也

君含怒而待臣兮 上懷忿恚欲刑殘也 不清澂其然否 內弗省察其受寃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 專擅威恩握王權也 虛惑誤又以欺 誣罔戲弄若轉丸也

弗參驗以考實兮 不審窮覈其端原也 遠遷臣而弗思 放逐徙我不肯還也

信讒諛之溷濁兮（聽用邪偽自亂惑也）盛氣志而過之（呵罵遷怒妄誅戮也）
何貞臣之無辠兮（忠正之行少愆忒也）被離謗而見尤（虛蒙誹訕獲過怨也）
慙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貌純愨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行彌篤也）
臨沅湘之玄淵兮（觀視流水心悲惻也）遂自忍而沉流（遂赴深水自害賊也）
卒沉身而絶名兮（名字斷絶形朽腐也）惜壅君之不昭（懷王壅蔽不覺悟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上無檢押以知下也）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竄棄草野也）
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披愁苦也）恬死亡而不聊（忍不貪生而顧老也）
獨彰壅而蔽隱兮（遠放隔塞在畜土也）使貞臣而無由（欲竭忠節靡其道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宰嚭阿諛自如蜜也子胥死而後憂竟為越國所誅滅也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介子推也文君寤而追求文君即晉文公也寤覺也昔文公被驪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粮割股肉以食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悟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立枯也七諫中推自割而食君亦謂此也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使優游其靈魂也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

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因爲變服悲而哭之也或忠信而死節兮仇牧荀息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張儀詐欺不能誅也弗省察而按實兮君不參錯而思慮也聽讒人之虛辭諂諛毀訾而加誣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質性香潤德之厚也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惑賢愚也何芳草之蚤殀兮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微霜降而下戒嚴刑卒至死有時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君知淺短無所照也使讒諛而日得佞人位高家富饒也自前世之嫉賢兮憎惡忠直若仇怨也謂蕙若其不可佩賤棄仁智言難用也妒佳冶之芬芳兮嫉害美善之姣容也嫫母姣而自好醜嫗自飾以粉黛也雖有西

施之美容兮世有好女之異貌也讒妒入以自代衆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列已忠心所趨務也得罪過之不意譴怒横意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駕駑馬而長驅也無轡銜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仆乘氾泭以下流兮乘舟氾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撥也無舟檝而自備身將沉没而危殆也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用愚意也辟與此其無異若乘船車無轡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意欲淹没隨水去也恐禍殃之有再辠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陳言未終遂自投也惜壅君之不

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別地則化而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己志守忠信也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綠猶青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紛然盛茂誠可喜也以言己志清白可信任者也曾枝剡棘圜果摶兮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摶圜也楚人名圜為摶言橘枝重累

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實圓摶又像文也以喻己有文武能方圓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言已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

精色內白類可任兮

精明也類猶貌也言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

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紛緼盛貌也醜惡也言橘類紛緼而盛如人宜有修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爾汝也幼小也言嗟乎衆臣汝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於橘也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屈原言已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蘇寤也言屈原自知為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

悶心

自慎終不失過兮言己閉心捐欲勑慎自守終不敢有過失也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秉執也言己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知之也願歲幷謝與長友兮謝去也言己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為朋友不相遠離也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淑善也梗強也言己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己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像法也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伯夷伯夷讓於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棄國俱去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諫之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

餓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謂之飄風飄風回邪以興讒人心寃結而內傷言飄風動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故己見之心寃結而傷痛也物有微而隕性兮隕落也言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言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有隱而先倡倡使也言讒言隱匿其聲先倡導君使惑亂也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暨與也尚書曰讓于稷契暨臯繇言已見讒人倡君為惡則志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不能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蓋覆也言讒人長于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辭前後反覆

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孰虛偽之可長言讒人虛造言其行邪偽不可久長必遇害也鳥獸鳴以號羣兮號呼草苴比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飛鳥走獸羣鳴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人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也魚葺鱗以自別兮葺累也蛟龍隱其文章言衆魚張其鬐尾葺累其鱗則蛟龍隱其文章而避之也言俗人朋黨恣其口舌則賢者亦伏匿深藏也故荼苦不同晦兮二百四十步為訢言枯草荼苦不同訢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同立也蘭茝幽而獨芳以言賢人雖居深山不失其忠正之行也惟佳人之永都兮佳人謂懷襄王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也更統世而自貺更代也貺與也言已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繼今不任賢亦

將危殆也眇遠志之所及兮言已常眇然高志執行忠正冀上及先賢也憐浮雲

之相佯相佯無所據依之貌也言已放棄若浮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介眇志之所惑

兮介節也言已能守耿介之眇節以自惑誤不用於世也竊賦詩之所明賦鋪也詩志也

言已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志自證明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懷念也折芳

椒以自處處為也言已獨念懷王雖見放逐折香草以自修飾行善終不怠也增歔欷之

嗟嗟兮歔欷啼貌獨隱伏而思慮言已思念懷王悲啼歔欷雖獨隱伏猶思道德欲輔

助之涕泣交而淒淒兮淒淒流貌思不眠以至曙曙明終長夜之

曼曼兮曼曼長貌也掩此哀而不去心常悲慕寤從容以周流兮

覺立徙倚而行步也聊逍遥以自恃且徐遊戲內自娛也傷太息之愍歎兮憂悴心重歎辛苦也氣於邑而不可止氣逆憤懣結不下也糺思心以為纕兮糺戾也纕佩帶也編愁苦以為膺編結也膺胷也結胷者言動以憂愁自係結也折若木以蔽光兮光謂日光隨飄風之所仍仍因也言己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稽留因隨羣小而遊戲也存髣髴而不見兮髣髴謂形貌也心踊躍其若湯言己欲隨從羣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熱若湯也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飭衣裳自寛慰也超惘惘而遂行失志偟遽而直逝也歲曶曶其若頹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時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與老會也薠蘅槁而節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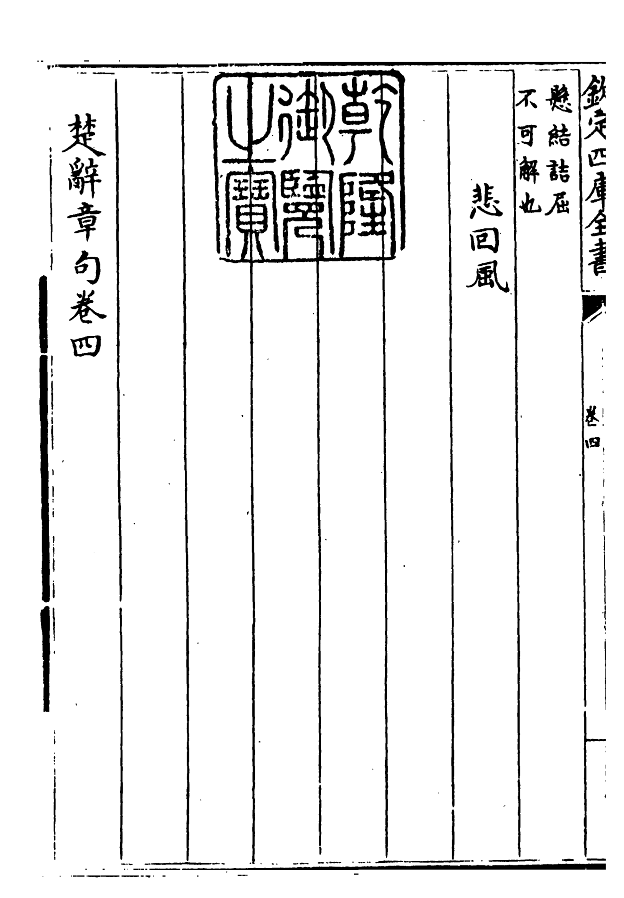
兮盼已年衰齒隨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知慮闕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履信被害志不懲也證此言之不可聊明已之詞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意欲終命心乃快也不忍此心之常愁心情悁悁常如愁也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煢獨心悲愁也放子出而不還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已無安樂之志而有孤放之辠也孰能思而不隱兮誰有悲哀而不憂也隱憂也詩云如有隱憂也昭彭咸之所聞覩見先賢之法則也登石巒以遠望兮昇彼高山瞰楚國也路眇眇之默默郢道遼遠居僻陋也入景響之無應兮竄在山野無民域也聞省想而不可得目視耳聽嘆寂默也愁鬱鬱之無快兮中心煩寃常懷

忿也居戚戚而不解思念煩悴相連接也心鞿羈而不開兮肝膽係結難解釋也氣繚轉而自締思念纏繞而成結也穆眇眇之無垠兮天與地合無垠形也莽芒芒之無儀草木彌望容貌盛也聲有隱而相感兮鶴鳴九皋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柏冬生稟氣純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八極道理難筭計也縹綿綿之不可紆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憂思慘慘恒涕泣也翩冥冥之不可娛身處幽冥心不樂也凌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而自退也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自沉沒也上高巖之峭岸兮升彼山石之峻峭也處雌蜺之標顛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攄虹

兮上至玄冥舒光耀也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眇不可逮也吸湛露之浮凉兮湛厚也詩云湛湛露斯漱凝霜之雰雰雰霜貌也言已雖昇青冥猶能食霜露之精以自潔淨也依風穴以自息兮伏息視命之緩急也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痛惻也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隱岷山以清江隱伏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已雖遠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澄邪惡者也憚涌湍之礚礚兮憚難也涌湍危阻也以興讒賊危害賢也聽波聲之洶洶水得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欲懲清邪惡復爲讒人所危俗人所謗訕也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欲隨衆容容則無經綿於世人也罔芒芒之無紀又欲罔然芒芒與衆同志則無以立紀綱垂號謚也軋

洋洋之無從兮言欲軋惕己心彷徉立功則其道無從至也馳委移之焉止雖欲長驅無所及也漂翻翻其上下兮登山入水周六合也翼遙遙其左右雖遠念君在旁側也汜潏潏其前後兮思如流水遊楚國也伴張弛之信期伴俱也弛毀也言己悲君國而衆人俱共毀己言內無誠信不可與期之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炎氣南方火也火氣煙上天為雲雲出湊流而為雨也相仍者從也烟液所積者所聚也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己上觀炎陽烟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黃棘棘刺也枉曲也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求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求介

子之所存兮介子推也見伯夷之放迹伯夷叔齊兄也放放逐也迹行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無適言己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尅心導樂志無復所適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冀行也言己怨往古以邪事君而幸蒙富貴也悼來者之逖逖逖逖欲利貌也言傷今世人見利逖逖然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適之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也遭遇闇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迹也驟諫君而不聽兮驟數任重石之何益任負也百二十斤為重石言己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憂終無益於萬分也心結絓而不解兮絓懸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言己秉水陷波乃愁而恐懼則心



懸結詰屈不可解也

悲回風

楚辭章句卷四